

HONGSE SHAONIAN LIZHI CONGSHU



张映文等◎著
ZHANGYINGWEN
WORKS

FUWOSHANGZHANMADEREN

扶我上战马的人

阅读红色经典 ★ 追寻中国梦

青岛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
中国出版集团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FUWOSHANGZHANGMADEREN

张映文等 著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扶我上战马的人 / 张映文等著. —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
2013. 6(红色少年励志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436 - 9410 - 1

I. ①扶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革命斗争小说
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8216 号

书 名 扶我上战马的人(红色少年励志丛书)
著 者 张映文等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- 85814750(传真) 0532 - 68068026
责任编辑 刘 强
责任校对 王大伟 梁 颖
装帧设计 于兆海
全书插图 飞虎漫画社 夏末工房插画
照 排 山东水文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16 开(710mm × 1000mm)
印 张 9.5
字 数 200 千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36 - 9410 - 1
定 价 16.8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 - 68068670

(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 0532 - 68068629)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青少年阅读

导 言

这是一些“昨天的童话”，这是生活在烽火岁月和艰苦年代里的一代中国少年的成长传奇。

在那些异常艰难的生活环境里，在兵荒马乱、炮火连天的岁月里，在凄风苦雨、长夜漫漫的成长道路上，那些曾经和自己的祖国、民族、亲人们一起受苦受难的孩子，一个个从懵懂、幼稚渐渐走向成熟，由胆怯、弱小变得勇敢、坚强，直至成为敢于战斗、勇于担当的少年英雄，成为富有远大理想、富有崇高信念的“红孩子”。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和亲人，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，为了新中国的到来，他们用殷红的热血和无私的心灵，谱写了一曲曲壮丽澎湃的生命之歌。

本书精选了一些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不同年代里创作的、以“红色少年”为主人公的小说名篇，如《扶我上战马的人》《长长的流水》《找红军》《红山茶》《失去祖国的孩子》《老水牛爷爷》等。今天的小读者阅读这些作品，不仅可以看到在新中国诞生前，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在侵略者的践踏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，所经受的种种苦难与艰辛，也可以认识和感受到凝聚在那一代少年儿童身上的一种乐观向上、不屈不挠和舍生忘死的民族精神，认识和理解生活在旧

中国的一代代同龄人艰难曲折的成长历程。

当然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童年经历，不可能在今天的孩子们身上发生了。但是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让今天的孩子重温过去的峥嵘岁月，勿忘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曾经遭受过的屈辱和苦难，牢记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为之奋斗的那些理想和信念，都是十分必要的。阅读这样一些“昨天的童话”，孩子们将懂得，今天的和平、安宁和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，祖国的新生、人民的幸福、大地上的和平，还有孩子们的欢笑都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。

这些无私无畏、心地质朴的少年英雄，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和自己的祖国、家乡、亲人同命运、共患难，随时准备和敌人斗争，只为让自己的亲人、家乡的父老过上安宁的生活。他们的壮举使无数后来者肃然起敬！

阅读这些作品，我们会感到格外真实、格外可信。在这些红色少年身上，体现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、舍生取义、不畏强暴、敢于担当、善良无私的崇高品质。透过这些作品里曲折离奇的故事，我们会看到在苦难的年月里，中华民族那温暖和明亮的人性所散发出的闪耀光辉！

目录

CONTENTS

失去祖国的孩子（陈模）	>> 001
扶我上战马的人（张映文）	>> 018
老水牛爷爷（峻青）	>> 037
“小研究”（石言）	>> 061
找红军（鲁彦周）	>> 080
红山茶（黎汝清）	>> 104
长长的流水（刘真）	>> 120
七根火柴（王愿坚）	>> 140



失去祖国的孩子

陈 模

清晨，碧蓝碧蓝的天空中飘动着一缕缕彩霞。这个时刻，正是学校升旗的时候。雄壮而嘹亮的国歌在我的耳边响起来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，在空中迎风飘扬。作为一个人民教师，每当我看到一排排少先队员，仰起那一张张幸福而稚嫩的脸，用一双双乌黑发亮的眼睛，注视着庄严而又鲜艳的五星红旗时，我的眼前就会出现弟弟可爱的形象。他用一双满带祈求的大眼睛，急切地问我：“姐姐，杨老师说，咱们是中国人，真的吗？”

这声音像是在天空中回响，又渐渐地消失了，余音袅袅，随着白云飘向远方，飘向我那充满苦难的童年……

我五岁那年，一个漆黑的夜晚，爸爸紧紧地搂着我，坐在外屋的锅台上。里屋，妈妈的呻吟声一阵高，一阵低。

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婴儿落地的哭声传到外屋，接生的老奶奶兴冲冲地走出来：“恭喜恭喜，添了个小子！”

爸爸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我看到他那双粗大的手在抖动，满是胡茬的下巴紧紧地抵着我的头顶，眼泪滴到我的头上。

爸爸爱我，但更盼着有个儿子。他给财东吃劳金（即当雇工），种水稻，后半辈子在源茂烧锅（制酒、卖酒的作坊）干杂活儿，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老来得子，怎么能不高兴呢？

第二天，我走进里屋，见妈妈瘦得像一把干柴，脸色煞白，只要一动，便是一身虚汗，头发湿淋淋地贴在头上。接生的老奶奶说，妈妈的身子只剩下个空壳儿了，得补些日子才能下炕。

我看见，妈妈身旁躺着一个婴儿，一头黑黑的头发，小脸红红的，闭着小眼睛，吸着小鼻子，正在睡觉呢。这就是我的小弟呀，我一瞅见他，就爱上了他。

小弟弟醒了，睁着一双又亮又黑的眼睛，冲我晃着小拳头，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地哭起来。

妈妈忙抱起他来喂奶。他闭上眼睛，使劲吮着，吮了几口又哭起来。

妈妈也哭了，难过地说：“没有奶，怎么办哪！”

这时，爸爸走进来，手里端着一碗黏糊糊的大米粥。妈妈一看，既高兴，又有些害怕，压低声音问：“哪儿来的？”

爸爸说：“甬管了，保养身子要紧。”妈妈端过碗刚要吃，忽然看见我那双贪婪的眼睛，便赶快把我叫到身边，给我喝了头一口。哎哟，好香呀！我一边咽着米粒，一边咂吧着嘴品滋味儿。妈妈忙嘱咐我说：“妮儿，别人要问起来，你可千万别说漏了嘴，说妈妈喝了大米粥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眨着眼睛问。

爸爸捧起我的脸说：“妮儿，在咱‘满洲国’，只有日本人才能

吃大米，我们吃大米是犯法的。你要说出去，咱一家人就没命啦！”

我点了点头。其实，我一点儿也不明白：为什么叫“满洲国”？为什么日本人能吃大米，我们就不能吃？

爸爸怕我们再当睁眼瞎，家里再穷，也搜肠刮肚地想办法，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。

我上学那年，弟弟已经两岁多了，因为挨饿，常常“哇哇”地哭喊。这时候，爸爸就把他抱在怀里，在屋里来回走着，一边走一边哼：“宝贝儿，快长大；长大了，回老家！”

“回老家？老家在哪儿？”我奇怪地问。

爸爸说：“在山东。那地方面朝大海，背靠青山。”

“山东在哪儿？”

“在关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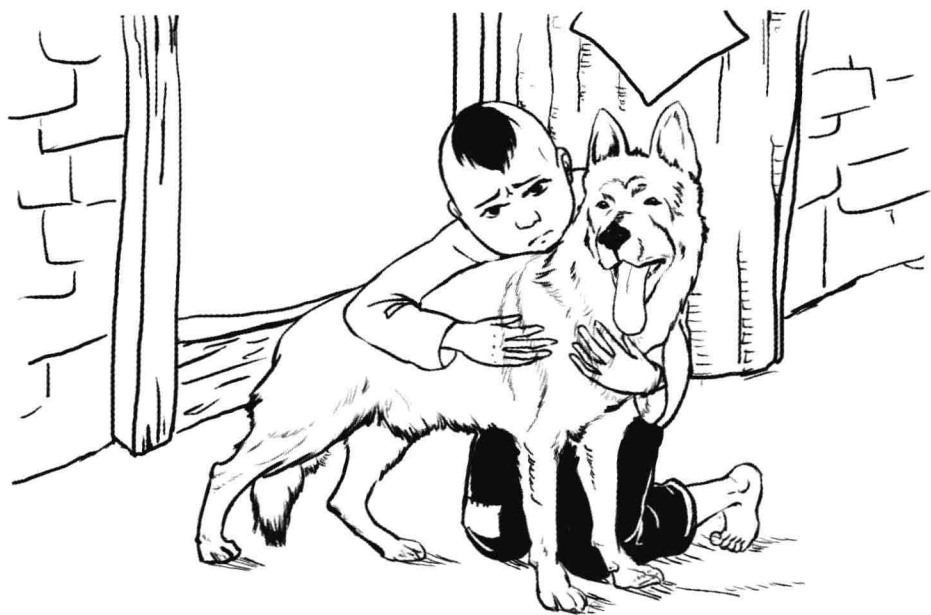
“什么叫关内？”我又惊奇地问。那时候，我只知道“满洲国”，自己是“满洲人”。爸爸叹了口气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不准出去乱说。关内、‘满洲’，都是咱中国的地方。‘九一八’以后，东北就被人家占啦！”

“中国的地方怎么又叫‘满洲国’？”我还是弄不清楚。

爸爸着了慌，跟我发起火来：“小孩子，少打听！”

爸爸不敢跟我多讲，怕被警察、日本人知道了，被抓去当劳工，蹲监狱。可我知道，爸爸最爱山东老家，爱关内。要不他讲故事，怎么一讲就是老家的事情，还老想回家去呢？

我的家，住在吉林黑石镇东关，这一带出产大米。可日本人规定，“满洲人”住户，每月配给一半高粱米，一半橡子面（用橡子、豆饼、玉米面等做的混合面）。橡子面真难咽呀！爸爸妈妈总是吃橡子面饽饽，把高粱米省下来给弟弟和我吃。



弟弟长到七岁，圆圆的脸儿，浓浓的眉毛，虎头虎脑的。他既听话又淘气，在家里抱柴扫地，手脚闲不住；一到外边，就爬树掏鸟窝。他还学会了打弹弓，落在树上、房顶上、电线上的小鸟，只要他一瞄准儿，很少有打不下来的。他还“合群”，很仗义，爱和小伙伴们一起玩，街坊邻居都夸他是个好孩子哩。

弟弟养了一条狗，一身青毛，名儿叫大青。狗小时候毛茸茸的，弟弟叫它站，它就站；叫它回来，它就回来。小狗慢慢地长大了，整天卷着尾巴，颠儿颠儿地跟在弟弟后边跑。

穷人家的狗瘦，长得皮包骨头。你想，人还没吃的，拿什么喂狗呢？刷锅水能照见人影，连一丁点儿油星都没有，狗一口也不喝。爸爸跟弟弟说，把狗送给别人吧！弟弟搂着狗脖子，任你

磨破了嘴皮子也不答应。后来，直到狗饿得跑不动了，弟弟才不忍看它在家里受罪，同意把它送人。

爸爸把狗送走的那天，弟弟搂着它又是亲又是哭。狗送走了，弟弟整天闷闷不乐。

一天早晨，我刚一开门，猛地看见了大青。我高兴地喊着：“大青回来了！弟弟，大青回来了！”

弟弟一听，一下从被窝里跳了出来，光着屁股，鞋都没穿，就往外边跑。只见大青躺在门外，一动也不动。弟弟这才发现，大青已经死了。他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大青身上有好多伤，流出的血把它的毛粘成一绺一绺的。

爸爸说：“我把它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没想到，它临死前还是跑了回来，死在自家门口。”

大青一死，弟弟更加愁眉苦脸了。

一天，爸爸说：“锁柱，你也不小了，该上学念书啦！”

弟弟点了点头。我已经念五年级了，他愿意跟我去。爸爸在东关国民小学给弟弟报了名。开学那天，我领着弟弟朝学校走去。我俩走出冯家巷，远远就看见学校的副校长站在校门口。每天校门一开，他总是站在那儿，跟丧门神似的。

这个副校长是个日本人，叫松本太郎。别看校长是中国人，可什么都是松本说了算。

他穿着呢子军服，一脸黄铜色的肉，戴了副浅色墨镜，鼻子下面留了一小撮又黑又密的胡子。他绷着脸，瘪着嘴，脸上从来没有一丝笑容。

松本的身旁，蹲着一条大黄狗，比军犬小一点。它吐着舌头，两只眼睛来回盯着同学们。同学们一个个地向松本鞠躬的时候，

它仰着头，显得格外神气。

还没到校门口，弟弟就看见了这条狗。他扯了扯我的衣襟：“姐姐，狗！你看，狗！”

我知道弟弟最爱狗，忙拉了他几下。走到松本跟前，我忙低头鞠躬。弟弟呢，一动不动地看着狗。

“八嘎！”松本瞪着眼珠子，朝弟弟猛叫一声。我忙拉弟弟鞠躬，但弟弟弯下腰，两眼仍然看着狗，直到我们离开。

每天上学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全校师生集合到操场上，升“满洲国”的“国旗”，唱“满洲国”的“国歌”，听日本副校长训话。升旗时弟弟不行注目礼，也不跟着哼歌。他看着松本面向东方低头闭眼，向天皇朝拜，只当好玩；见松本指手画脚地训话，活像个跳大神的，他又觉得好笑。

弟弟被编在一年级二班，学校发给他《日语》《满语》《算术》三本书。第一堂课就是《日语》，弟弟有点不自在——这玩意儿真绕嘴，多难学啊！

弟弟的班主任杨先生，是个年轻的老师，留着分头，穿着大褂儿，胸口上别着一支钢笔。他对人很和气，也爱学生。弟弟坐在靠右边的座位上，他走过去，摸摸弟弟的头：“锁柱呀，好好学习吧！”

有一天，弟弟因为爱狗，遭遇了不幸。那是入秋放学以后，同学们陆续回家。弟弟一个人刚走到校门口，就看见松本的那只黄狗正蹲在那儿。弟弟慢慢地凑过去。

弟弟想，这黄狗也会有大青那样的好脾气，一定喜欢跟他亲近。谁料他刚走到黄狗跟前，伸出手来要摸它的脸时，黄狗猛地站了起来，发出“呜呜”的低吼。它脖子上的毛儿也立了起来，

耳朵直竖着，两只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弟弟。弟弟哪里知道，这是一只受过军事训练的狼狗！

弟弟一看不好，忙转身就跑。狼狗“呜”的一声，追了过去。弟弟没命地跑着，狼狗紧紧地追着。这时，路边一个大人高声喊着：“蹲下！快蹲下！”这句话提醒了弟弟，他忙弯下腰来。

弟弟一蹲下，狼狗当他是捡砖头哩。它站住了，尾巴一夹，就朝后缩，一掉头往回跑了。

没想到，这时松本刚好从门口走出来。他一见狼狗夹着尾巴的狼狈样子，脸色一沉，冲弟弟一挥手，嘴里喊了一句日本话，这狼狗顿时像疯了一样，一阵风似的又扑向弟弟。

弟弟刚站起来，一点儿防备也没有。狼狗蹿过去，两条后腿一蹲，两只前爪就搭在弟弟肩上，吐着血红的舌头，齙着两排尖尖的牙齿。弟弟吓得用手捂着脸。狼狗猛地一口，咬在弟弟的肩上。弟弟惨叫一声，鲜血直流。狼狗咬着弟弟的一片破衣服，得意扬扬地跑了回去。松本笑得前仰后合，狼狗蹲在主人的脚边，摇头摆尾。

弟弟被人送到家里，他的脸色惨白，身上的破衣服被血染红了。妈妈一见，就心疼得哭起来。爸爸背着弟弟到了东关医院。

一连几天，弟弟都没去上学。他躺在床上，咬着牙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“锁柱，疼吗？”妈妈问。

弟弟摇着头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我问。

弟弟仍然不吭声。他的眼里含着一层泪花，小拳头攥得紧紧的，一颗复仇的种子埋在他的心底。

弟弟的班主任杨老师，就住在我们后街，常到我家来看弟弟，有时带几块糖，有时带一本小人书。这次弟弟被狗咬伤后，他每天都来给弟弟补课，弟弟可喜欢杨老师哩。

有几天，墨石镇上白天黑夜地过日本兵。当官的骑着大洋马，挂着指挥刀；士兵则穿着黄军装、大马靴，走起路来发出震耳的“笃笃”声；排头的日本兵，刺刀上还挑着“膏药旗”。

有人说，日本兵往山里开，是去剿“胡子”。有人却说：“什么‘胡子’，是杨司令的游击队！”什么“杨司令”“游击队”，我们都不清楚。

一天傍晚，杨老师又来了，锁柱悄悄地问：“杨老师，‘胡子’是好人，还是坏人？”

杨老师反问道：“日本兵是好人，还是坏人？”

弟弟气愤地说：“坏人！连他们的狗都欺负咱们。”

杨老师说：“你说得对。那么，‘胡子’净给咱们出气，他们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！”弟弟拍着手说。

夜里，锁柱凑近我的耳朵说：“姐姐，赶明儿我也当‘胡子’去哩……”

我不禁一怔：“你胡说什么……”可我没把弟弟的话往心里去。

弟弟的伤好了，肩头留下了两寸多长的伤疤。他小时候，弹弓打得很准，不过上学以后很少玩了，现在他又玩起来。小弹弓玩得不过瘾，他就钻进树林里，爬上一棵榆树，选了一根又粗又顺手的树杈，做了一把大弹弓。在柳河边上，他又捡了些小石头，装在兜里。他在家里的土院墙上，画了一个小圆圈。一有时间，

他就拉开弹弓，眯起一只眼，瞄着准儿，只要手一撒，石头子儿就会打在圆圈里。一颗石子飞过去，掉下一层泥皮，没过几天，那里就成了一个小窟窿。

弟弟每天上学的时候，都把弹弓装在书包里。

盛夏来到了。一天下午，下了第一节课，锁柱寻找着那条狼狗。狼狗喘着气，摇着尾巴，朝他这边跑来。他见过道里没人，就跑到墙角躲着，从兜里拿出弹弓，掏出一粒大石子，拉紧了皮条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石子飞了过去，那条狼狗拖着长腔哀叫起来，痛得在操场上来回转圈。同学们当是狼狗疯了，都躲进教室里。趁着这个乱劲儿，弟弟最先跑进一年级二班的教室。他的心怦怦跳个不停。

狼狗一只眼瞎了，血顺着脸往下淌。它发了疯似的跑着，跳着，哀叫着。松本副校长寻着声音跑了过来，狼狗缠着他，把他带到过道里，用前爪扒着一颗带血的石子。松本把石子捡起来看了看。

“八——格——牙——鲁！”松本恶狠狠地骂着，气鼓鼓地走到操场上的“司令台”，拿出军用哨，嘟嘟地吹了起来。

军用哨一响，全校的学生都跑到操场上集合。弟弟一见不妙，故意磨磨蹭蹭不走。等同学们一走净，他就顺手把弹弓塞进黑板后面的墙洞里。他自以为做得隐秘，谁知他藏弹弓的一幕，全被站在教室门口的杨老师看见了。杨老师说：“快去集合吧！”

弟弟既担心，又害怕，心跳得像有小鼓在敲。

松本牵着受了重伤的狼狗，站在“司令台”上，右手举着带血的石子，歪着脸咆哮道：“谁的弹弓，快快的说，说！”

同学们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谁也不说话。松本气得吹胡子

瞪眼的，举起拳头挥舞着：“你们的不说，统统的站着，站着！”他咚咚走下台，站在树荫下，睁圆两只凶眼，冷冷地巡视着，想从每一张小脸的变化上，判断出是谁打了他的狼狗。

全场一片死寂，充满恐怖的气氛。

太阳热得像火炉子，烤得同学们打了蔫儿，汗水不停地从脸上、身上淌下来，浑身像冒油，每人的脚下都湿了一片。

松本牵着狼狗，走出校门，到东关医院去了。同学们依然站着。

一分钟，十分钟……一个钟头过去了，有的同学感到眼前一阵昏黑；有的同学感觉两眼直冒金星。弟弟和一些小同学晕倒了，嘴角流着白沫。我看见弟弟躺在地上，心里像有小钩子在钩一样，可一点儿也不敢动弹。这可怎么办呢！

杨老师和一些班主任趁松本还没回来，就提了水壶，拿了杯子，给同学们喝水，又端来凉水，给晕倒的同学洗脸，还把湿毛巾搭在他们的前额上。在老师们的抢救下，弟弟苏醒过来了。我把他带到自己身边，两手扶着他，他的腿发软，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松本替狼狗治了眼，又牵着它向操场走来。老师们一见这个阎王回来了，赶紧跑回各自的教室。

松本牵着狼狗绕场一周，不住地追问：“狼狗的……谁的弹弓打的……快快说话！”

在毒日头的暴晒下，又有不少同学晕倒了。

松本带着狼狗，走进一个又一个教室，四下搜索起来。他走进了一年级二班的教室，查看了每个书桌，还把手伸进去摸摸，但是什么也没捞到。他又把黑板掀了起来。噢，墙洞里有把弹弓，

他拿出弹弓藏在裤兜里，气咻咻地走出教室，拽着杨老师的手，来到一年级二班同学的面前。松本把弹弓拿在手里晃了晃，冲杨老师狞笑道：“杨先生，弹弓是从你们班里搜到的，谁的弹弓？你的知道？”

杨老师沉着地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

本来气鼓鼓的松本，这时脸上绽开了笑容，用手拍拍杨老师的肩膀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杨老师，你的……很好，哈哈……很好，你的……不知道？”他转过身来，面对着同学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没有你们的事了……统统的回家！”

于是老师们又忙着抢救中暑的学生。同学们像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，又惊又怕地离开了学校。松本对杨老师挥了挥手：“你的，跟我来！”

从中暑中醒来的弟弟，见松本把杨老师带走了，使劲地挣扎着，想冲到松本那里去。我用全身的力气拽住他，低声对他说：“弟弟，你安静点，安静点！”

“呜呜……”弟弟委屈地哭了起来。

晚上，弟弟全身烧得和火炭一样，昏迷不醒，嘴里不时发出呓语：“打狼狗呀，打呀……”他用双手做出拉弹弓的姿势，大声地嚷着：“狠狠地打呀，打死它！”过了一阵，他又“嘿嘿”地大笑起来，笑得那样开心。因为那只最凶恶的狼狗的眼睛，是他亲手打瞎的呀！

妈妈和我都急得没法子。爸爸请来的医生说，弟弟今天受了惊，又中暑，肯定是得了热伤风。医生给开了药方，嘱咐爸爸要按时给弟弟吃药，多给他喝水，好好护理他。爸爸向亲戚借钱，连夜把药抓回来。弟弟是爸爸妈妈的宝贝疙瘩，是俺家的命根子，